



絮语轻谈

雪落渭河

文 / 刘小会

黎明到来时，落雪才刚刚遮住屋顶，待到天光微启，雪片纷纷扬扬，天地间方才一片空蒙。

今冬的第一场雪赶着年末而来，穿上棉服、戴上棉帽，与朋友相约去渭河公园赏雪。

雪下得大了，气温却还没有降下来，空气里流动着湿润的气息。行人踩踏的脚窝里盛满水和雪浆，初雪只在高处的冬青上轻轻敷了一层。上钦谷大桥的台阶积着干净的雪，脚一踩上去就变成了薄饼铺开在水泥台面上。从桥上望下去，渭河公园一片茫茫。零星的人影，像三五粒疏淡的墨点，在眼前的雪宣上缓缓洇开，试图连接起渭河这幅雪景长卷中未被书写的部分。渭河滩的衰草，一簇儿一簇儿，雪落上去，形成连绵起伏的图像，粉黛子纤细的枝条一根根竖起，是茫茫雪野里放哨的士兵。那些蓬蒿鼓起的小包，像隐藏着秋天的秘密，又像预备着春天的悸动。步道上的落雪，随防滑层凸起和凹陷的走势，高处的已融化，低处的聚成堆，远远看上去像给步道铺上了一层白底花色的绒毯。那绒毯上的白花小丘般，密密排开，边上嵌着亮晶晶的水珠。垂柳褐色的树干站在灰色天际的背景上，与远处的廊道呼应成一幅水墨画。柳条在雪地里泛出鲜嫩的鹅黄，树冠下的落叶和沙地不失时机地吸饱了雪水，现出深褐色的圆圈，在茫茫雪景的留白处着上了墨色。雪花像飞舞的精灵，打着旋儿扑向水面，一不留神就逃得无影无踪。渭河收敛了所有波光，以一种深青的、绸缎般的静默兀自东流。水下的生物早已寻得了越冬的去处，只有银色的石头守护着河床，任由水流轻轻掠过每一寸肌肤。这沉默的河床，使人生出“它是否也在做着一场关于春天的长梦”的遐想。

走下桥阶，步入河滩。水面素日成群活跃的野鸭早归巢，只有零星的几只，踩着河畔的细雪，把头轻轻探进水里搜索，像晚归的猎人，要在大雪来临之前攒足忍冬的口粮。荷花池畔的浅水里有三只白鹅，一只踩着河畔的石子，背对着池水，将嘴狠狠地掘进脚下的缝隙里，左右晃动几下，抬起头，将一撮水草摆到眼前，紧盯着。另一只高高擎立水中，注视着眼前的枯荷与垂首的莲蓬，在无边的白与灰中，用颈部的轮廓勾勒出优雅的倩影。第三只凫在水面上，将头潜进水里，金色的喙和白色的脖颈形成的弧度，与水下的倒影刚好合成一个对称的桃心形，又与整个身体连贯成另一只镜像里的白鹅。此刻，白茫茫的河岸和灰蒙蒙的水面，淹没了三只天鹅的冰清玉洁。

荷花池边种着一棵冬青，雪粒洒下，在冬青繁密的叶片上汇聚、滑落，那沙沙的轻响，仿佛是雪在替沉默的枝叶，诉说着天空的絮语。树叶的缝隙里露出三两颗一束的果子，鲜红的果实裹在半开的窠臼里。那零星的红，一下子点亮了落雪的渭河，这果子虽不及蜡梅娟秀，却打破了眼前满目的素净。

一只喜鹊站在路灯落雪的太阳能板上，高高扬起头，像一个黑色波点，发射出叽叽喳喳的讯号，不知是在呼朋引伴，还是在替这过于静谧的天地，标下一个活泼的注脚。

落雪时节的渭河是静穆的。告别了汨汨涌动的春水，那水面上流动的绿藻已完成了生命的蜕变，化作水底摇头摆尾的鱼虾和草丛里蹦跳的青蛙。夕阳下河畔嬉闹的孩童，早已把知了的聒噪抛诸脑后，坐进了温暖的学堂。鲜红的蔷薇和飘香的金桂把微风送进秋日的柔波之后，走过了潮涨潮落的渭河，如远行的旅人，终得卸下周身疲惫，放慢了脚步，停歇在初冬的门口。

行走在落雪的渭河畔，脚底传来酥脆的抵抗，寒风掠过，清冷拂面。此刻，天地为河流按下了暂停键，所有磅礴的故事和斑斓的色彩，都被收进这片纯净的空白之下，慢慢沉淀，等待着被另一个春天重新描画。

(作者供职于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)

人文三秦

关学圣地张载祠

文 / 张西棉

张载祠位于陕西眉县横渠镇，秦岭北麓的渭水之畔，是北宋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关学创始人张载的讲学之地。难得的周末，从市区出发，沿着S107关中环线一路向西70公里，即可到达古朴庄重的张载祠。

张载祠的前身是张载晚年隐居讲学的“横渠书院”。这座祠堂历经数代修缮，如今依然静静地诉说着张载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宏大志向，也见证着关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长河中的深远影响。

坐北朝南的张载祠，占地面积约1.2万平方米，整体建筑风格、布局和规模遵循明清时期祠庙的规制，由大门、仪门、大殿、厢房、碑廊等组成。步入祠堂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张子祠”石匾，字体苍劲有力，透着历史的厚重感。仪门两侧悬挂着“教泽长留”“学宗孔孟”的匾额，大殿内供奉着张载的雕像，身着宋代官服，面容沉静，目光坚毅，仿佛仍在向弟子们传授“民胞物与”的仁爱之道。

祠堂的碑廊陈列着明代万历年间刻立的《张子全书序》碑和清代康熙年间的《重修横渠张子祠记》碑。张载祠内还保留着许多与张载相关的历史遗迹。比如“读书台”，相传是张载当年研读

《易经》的地方，台基上青草萋萋，仿佛还能看见他深夜苦读的身影；“二铭亭”则因供奉张载的《东铭》《西铭》而得名，其中《西铭》中的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”，将天地比作父母，把万物与人类视为一体，集中体现了张载“民胞物与”的核心思想，成为儒家“仁爱”精神的经典表述。

张载的思想以“气本论”为哲学基础，认为“太虚即气”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“气”构成的，气的聚散变化形成了万物的生死。“横渠四句”中“为天地立心”指为宇宙确立道德价值，将人的道德意识与天地自然相统一；“为生民立命”，是指为百姓谋求幸福生活，解决老百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；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是指继承和发扬孔孟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，不让圣学失传；“为万世开太平”，则是指为后世开创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，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。在伦理道德层面，张载提出了“民胞物与”的思想，他在《西铭》中写道：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即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兄弟姊妹，世间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。这种思想将儒家的“仁爱”扩展到整个自然界，强调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“经世致用”，张载反对空谈义理，主张“学贵有用”，强调知识

分子要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。这种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精神，影响了顾炎武、梁启超、严复等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。

从张载祠的青瓦红墙间走过，我仿佛仍能听见千年前张载讲学的声音——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宏愿穿透时空，至今叩击人心。这里不仅是凝驻沧桑的古建筑，更是一座精神碑石，让每一个走近的人，在肃穆与宁静中照见自己，也从“民胞物与”的胸怀与“经世致用”的笃行中，汲取一份跨越古今的担当与力量。

(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)



采风录

说说我走过的黄河桥

文 / 习志勇

滔滔黄河，自西向东奔流5464公里，如同在华夏大地上刻出一道天堑，一水相隔，便有千里之遥。燧人氏曾抱着葫芦和大木头漂浮过河，伏羲氏已能“乘桴”渡河；后来黄河上的先民发明了羊皮筏子等水上工具；如今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

说起黄河上的桥，截至目前已有二百多座。我曾经在黄河以狭窄著称的韩城禹门口拍摄了一张三桥合影——那是一座已停用的铁索桥、108国道的公路桥和侯(马)西(安)铁路禹门口大桥，三桥并列，交通繁忙。如今铁索桥已不复存在，公路桥也被其上下游新建的“一铁二公”三座形式新颖的黄河大桥所替代，使这里成为黄河桥梁最为密集的区段之一。

循化是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县城，这里碧水蓝天，赤山绿滩。我先后经过四五座黄河大桥，其中黄河一号桥、二号桥横跨循化境内的黄河河道，是当地国道线上的重要交通节点。桥头的钢管龙门架上写有藏文，悬挂的经幡随风飘动。索塔上“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，发展交通、实现四化”的字迹仍依稀可见，将人的思绪带回至上世纪70年代。我从桥面上走过，仿佛完成了一次历史的穿越。

为了“遇见”黄河第一，我专程来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玛查理镇黄河源。这里有一座桥，全长86.7米、宽7米，曾是黄河

最上游的钢筋混凝土大桥，因而被称为“黄河第一桥”。而兰州的“中山铁桥”也被称为“黄河第一桥”。该桥建于1907年，由德国商人承建，原名镇远桥，桥长234米，宽7.5米，“中驰舆马，旁便徒行”。桥两端曾各筑两座大石坊，上刻“三边利济”和“九曲安澜”。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“中山桥”。实际上，它比1906年建成通车的郑州黄河铁路大桥还要晚，为何仍被称作“黄河第一桥”？原来，这是从黄河上游往下数的第一座大型铁桥，而连接平汉铁路(今京广铁路前身)的郑州黄河铁桥，于1969年改为单向公路桥，1988年被拆除。当年的“第一桥”仅留下几座桩基作为遗址，湮没在水草中的混凝土桥墩，仿佛也默默诉说着岁月的变迁。

来到青铜峡，在大坝下游约一公里处有一座旧铁桥。此桥主要为建设青铜峡水电站运输物资而建，桥墩采用木桩及铁丝笼石结构。钢梁上仍可见英、法等国文字及生产日期，说明当年建材多赖进口。如今桥体锈迹斑斑，冲刷严重，两端已用铁栅栏封闭，不再通行，仅作为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历史见证，供人追忆与留影。

要说新奇特，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景区内还有中国首座横跨黄河的3D玻璃桥。这座

桥不跨山，不悬谷，而是横跨黄河之上，专为游人提供凌波体验。玻璃桥全长210米，宽2.6米，桥面距河面垂直高度约10米。只要胆量足够，尽可在玻璃桥上感受“空中漫步”。

乌海湖平静如镜，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，而连接乌海黄河两岸的乌海湖大桥，全长6153米，桥宽37米，设计为六塔七跨，是国内首座悬浇大挑臂展翅矮塔斜拉桥，也是黄河上最长最宽的桥梁之一。因为桥身过长，我也难以用一张照片捕捉它的全貌。

百年前，在黄河上建一座大桥，不仅是技术上的创举，更是观念上的革新。如今，我国的桥梁技术已跻身国际前列，跨海、跨峡谷、高海拔等高难度大桥比比皆是。作为一名公路桥梁工程师，我深感自豪。刚刚合龙通车的临猗黄河大桥，据介绍也是陕西阳境内第一座黄河公路桥，全长5427米。大桥横跨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，沿线滩涂栖息着二十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。施工中采取了多项环保措施，最大限度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，堪称一座“生态之桥”。

在合阳县洽川湿地南端，一列列高铁飞越黄河，瞬间驶入“国家黄土峰林公园”之中。一座全长9969米、自东向西跨越黄河、连

接晋陕两省的高速铁路特大桥，被誉为“高铁黄河第一桥”。

北出济南城区，行驶在“济南黄河公路大桥”上，右侧高大的索塔与凌空舒展的斜拉索，在蓝天映衬下如织锦绣。该扩建工程全长7.75公里，包括一座黄河特大桥和两处互通立交，采用双向八车道一级公路兼城市快速路标准，气势恢宏。对东西狭长的济南而言，“跨过黄河去”拓展城市空间，不止依靠这一座桥——齐鲁黄河大桥、凤凰黄河大桥同样壮丽非凡。同时，正在修建的国内最大直径穿黄盾构隧道，全长4760米，设计为双管双层，市政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，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，下层通行轨道交通。这项工程开创了黄河天堑从水上跨越到水下穿越的新时代，被誉为“万里黄河第一隧”。

一路上，我记不清走过了多少座黄河桥梁，它们以雄伟的身姿屹立于黄河之上，不仅极大便利了两岸通行、促进了经济发展，也成了一道道绚丽的风景线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。这些桥，是奋斗之桥，激励人们不断进取；是希望之桥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。让我们珍惜这些桥，保护母亲河，让它们继续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光芒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。

(作者供职于渭南公路局)

路上人间

雪中课

文 / 许晨冰

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

道中发生涌水，瞬时流量达每小时800立方米；2021年3月，风树梁隧道上方发生初衬开裂，巨石从天而泄，瞬间带动百米滑落……

在通风斜井施工现场，我们遇到了在深山坚守六年的张林清，他正在检查风机安装。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，曾经在隧道连续工作过38个小时，“为了攻克13.5公里特长隧道的通风难题，我们创新‘两斜井三区段’通风方案，运用新型液压爬模技术，将施工效率提升了40%”，他说。翻开张林清的手机相册，一张照片格外动人：一群年轻人站在刚贯通的隧道口，满身泥浆却笑容灿烂。“想家吗？”我问。他沉默片刻，只望向远方。

辛勤的汗水才能浇灌成功的硕果。在项目座谈会上播放的视频里，我看到“大纵坡长斜井单轨道运输系统”的示意图格外醒目。“这是被复杂地质条件逼出来的创新。”技术负责人介绍，建设过程中，团队研发了专用防溜车装置，采用无极绳牵引技术，攻克了31.5%坡度下的运输难题，斩获了5项国家专利。

在岚皋服务区，工作人员指着周边的绿化带，语气自豪：“我们始终坚持‘最小破坏、最大保护’。这些边坡用喷播技术，选用本地植物种子进行生态修复。”放眼望去，公路与青山浑然一体，护坡上已悄然披上绿装，弃渣

清早进山，雪后初霁。我拿了把铁锹，心头跃动着几分新鲜的豪情——整日待在办公室对着电脑，现在终于要踏上进养路工日常的风雪里了。

抵达那处背阴的急弯处，积雪果然又厚又硬。我迫不及待地上前，学着其他老同志的样子，双手握住锹柄，铆足气力便铲下去。谁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却只啃下一小块积雪，手臂倒被震得一阵酸麻。再试一次，仍然不见起色。任我如何咬牙，雪块依然纹丝不动。

未等我窘迫太久，一双手稳稳地搭在锹柄上端，力道向下轻轻一压。“张叔！”我抬头，是基层的张班长。

“光靠胳膊较劲可不行，瞧这腿。”他示范着分开双脚，稳稳扎住，“下锹时，膝盖弯下去，腰得跟着沉。借的是全身的力。”他边说边动，铁锹仿佛长了眼睛，顺滑地切进雪层深处。接着他腰身一拧，手臂顺势带起，那沉重的一整块雪竟轻巧地翻飞出去，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，稳稳落在路边。

“喏，”张班长把锹递还给我，“别用蛮劲，要顺着它。”

我依样画瓢，重新摆开架势。膝盖弯曲，腰背下沉——铁锹不再那般桀骜，顺从地切入积雪。腰腿发力传导至手臂，终于撬动了一块结实的雪块。虽然姿态狼狈，但已经算是入门了。

“对喽！”旁边另一位师傅远远地看见，洪亮地赞了一声。不知是哪个跟我一样没有经验的同事，一铁锹扬起来，雪粉簌簌落下，给大家洒了满头满脸，惹得所有人哈哈大笑。

师傅不厌其烦地把手教我们，大家也一遍遍回味着那腰身下沉、膝盖弯曲，力量从脚底生根、经由腰背传递的微妙节奏。那铁锹，渐渐不再是一件冰冷陌生的工具，它开始慢慢与身体磨合，雪块飞离锹面的弧线，也一次比一次显得更远些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停下手，拄着锹柄喘息，目光不由地望向那些师傅。只见他们动作沉稳，一锹接着一锹，节奏均匀，铁锹在他们手中，仿佛轻若无物，又仿佛拥有开山的气力。雪块纷飞，落点精准，在他们身后，黝黑的路面正一米接着一米沉稳地显露出来。

我望着他们挥动的背影，望着那嵌入白雪深处的黝黑路面，心中豁然：这铁锹上被他们腰背记住的弯折，被他们膝盖丈量过的角度，早已化成身体里最可靠的准绳。铁锹握在他们手中，如同骨肉相连的枝丫，每一次挥动，都是筋骨深处记忆的自然流淌。

(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)